

楚寶

楚寶卷二十八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黃岡馮雲路較訂

眞隱

善卷

善卷者楚人舜以天下讓之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閒而心意自得何以天下爲哉遂入深山莫知其所

終

劉禹錫善卷壇下作曰先生見堯心相與去九有斯民既以治我得安林藪道爲自然貴名是無窮壽瑤臺在此山識者常回首

善卷壇考

按常德武陵縣東南十五里枉山今名德山舊名善德山隋刺史樊子蓋以善卷時隱者善卷居此故名卽所謂善卷壇也又考楚志善卷塚在辰溪西南二里龜山上

桃花源隱者

桃花源隱者秦時人也避亂隱武陵山中陶靖節記
曰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
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
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
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
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
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
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
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
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
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
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
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
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
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

者寢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蘇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鷄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至百餘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桃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則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

漢陰丈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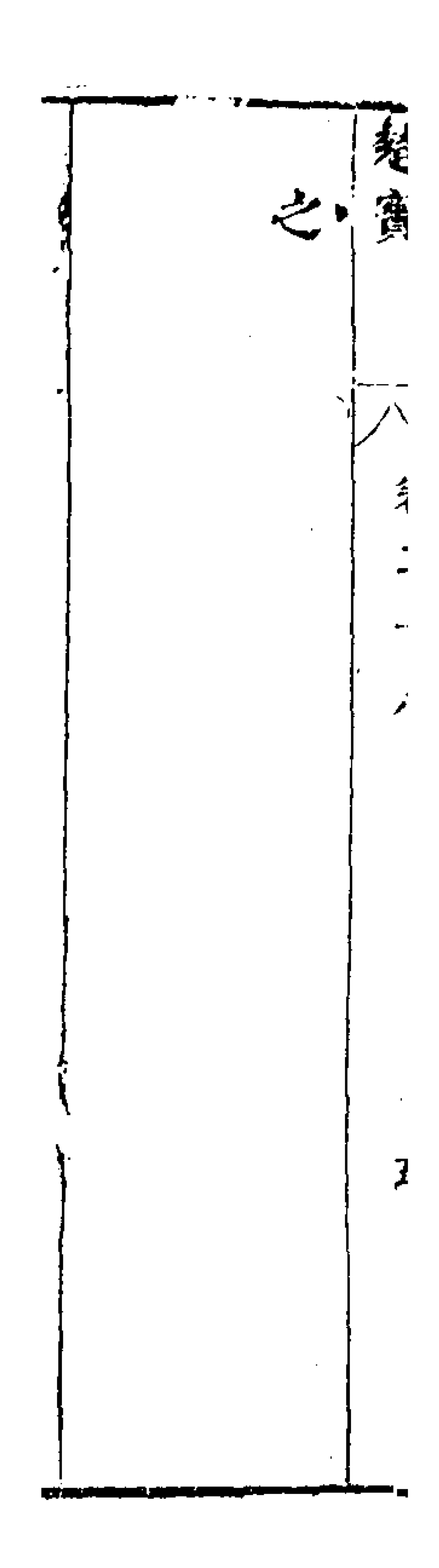
漢陰丈人不知其姓氏子貢南遊于楚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橰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載

也否非不知羞而不爲也予往矣無乏吾事

聖楷曰按漢陰在今漢中府漢陰縣境周爲庸國地春秋戰國屬楚其源出于西和州徼外徑階沔與嘉陵水合又徑大安利劍界合與涪水合入于江俗謂之西漢非嶓冢之水由均襄郢而至漢陽入江者也又按漢陽亦有二如龐參傳任棠爲漢陽郡人乃今鞏昌府所屬秦州其地漢置天水郡治平襄東漢改漢陽郡治冀非今之漢陽府也今漢陽府在兩漢時爲安陸縣地屬江夏郡自晉及

隋雖沿革不一併無漢陽之名至唐大業初始改漢津爲漢陽先輩廖鳴吾國之史臣也撰楚紀闢幽乃以任棠爲漢陽府人何爾芻之甚

按龐參傳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事甚奇特併附錄



漢陰老父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澤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游無忌吾為子羞之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

姓名不告而去
聖楷曰北漢陰郏是汚漢之陰○在均襄間者○桓帝紀云庚申幸章陵祠舊宅遂有事于園廟幸雲夢臨漢水還幸新野新野屬南陽亦光武避吏之地也提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觀老父對張溫數語○便知范史依掛流戴之論○殆非已甚○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

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

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河上先人墓。德操逕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子宗山人。亦有令

名娶諸葛孔明姊爲魏黄門吏部郎子渙晉太康中爲牂牁太守去官還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讓少壯皆代老者擔云

水經注曰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其一魚梁洲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世故謂是地爲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豈待還桂柁於千里貢深心於永思哉

鹿門山考

聖楷按、鹿門山、在襄陽縣東三十里、舊名蘇嶺、襄陽耆舊傳曰、習郁為侍中時、從光武幸黎丘、與帝通夢見蘇嶺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封襄陽侯、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百姓謂之鹿門、或呼蘇嶺山為鹿門山、後遂相仍云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修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爲零陵太守宰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爲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趣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按朝心游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爲郡前漢有

舊安聽光顯以獎風尚奏可兩朝不就終于家

聖楷按楚志武陵縣東北九十里有學書池乃晉

尚書伍朝別墅也其池水色微黑故名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兄嘉、桓溫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往、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勸諭之、然後從吉、簡文帝輔政、命為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

官者十居其九並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祠王之
命非敢爲高也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於三禮
詮論語行于世卒以壽終
劉義慶新語曰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
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
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
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於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焉、與翟湯俱爲庾亮所薦、公車博

士微不航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為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為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沉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沉沒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

也卒于家

聖楷按翟湯字道淵尋陽人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不赴其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

者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掃蓬門歛蔽飲
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

龔玄之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好、學、潛、默、安於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窮谷、流、縶、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潔己、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於、懷抱哉。思、挹、雅言。希、承、誨、議。可並以為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旨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側席之望、稱、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弟子元、嘉、亦有德操、高

尚不仕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累徵不起卒于家

聖楷按戴逵字安道譙國人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孝武帝時與龔玄之同徵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

被苦野老

被苦野老郢人也、宋衡陽王義季、代臨川王義慶、都督荆湘八州事、嘗春月出獵于郢、有老人、被苦而耕、左右斥之、老人曰、般于遊畋、古人所戒、方今陽和布氣、播厥之始、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夫、非勸農也、義季止焉、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辭曰、苟不奪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其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聖楷曰、漢陰老父、爵傲而戇、其殆憤世而逃者歟、

夢窗
此老都疏似是用世人然皆或移而近逍遥世而
梅者鴻飛弋慕故知非其倫匹也

宗炳

宗炳字少文，其先南陽湼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家江陵，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爲鄉閭所稱，刺史殷仲堪桓玄，並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宋高祖領荊州，辟炳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而止。炳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

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高祖召爲太尉參軍、不、
就、二兄蚤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人、
有、餉、饋。並、受、之。高祖勅、南、郡、長、給、吏、役。又、數、致、餼、賚。
其、後、子、弟、從、祿。乃、悉、不、復、受。元嘉初、又徵通直郎、東
宮建、徵爲太子中舍人、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
情。與。炳。協。趣。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理、悲
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
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炳、室、與、之、
歡、讌、命爲咨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荊、巫。

南登衡嶽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炳傳焉太祖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元嘉二十年炳卒時年六十九衡陽王義季與司徒江夏王義恭書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終始可嘉為之惻愴不能已已子朔南譙王義宣車騎參軍次綺江夏王義恭司空主簿次昭郢州治中次說正員

郎炳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不就徵辟

宗炳自爲畫山水序曰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象至於山水質有而趣靈是以軒轅堯孔廣成大隗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遊焉又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余眷戀廬衡契闊荊巫不知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身傷跕石門之流於是畫象布色構茲雲嶺夫理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

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內況乎身所盤桓目所綿邈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且夫崑崙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覩迥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誠由去之稍濶則其見彌小今張綃素以遠映則崑閬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內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迥是以觀畫圖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於一圖矣夫以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

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雖復虛求幽巖何
以加焉又神本無端棲形感類理入影跡誠能妙
寫亦誠盡矣於是閒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
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藂獨應無人之野峯岫嶢
嶷雲林森渺聖賢暎於絕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
何爲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先焉

宗彧之

宗彧之字叔粲。炳從父弟也。蚤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炳而眞澹過之。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公私餽遺。一無所受。宋高祖受禪。徵著作佐郞。不至。元嘉初。大使陸子眞觀采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也。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枉軒冕之客。子眞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郞。又不就。元嘉八年卒。

聖楷曰衡陽王義季。嘗欲用宗炳以重祿。炳曰。祿

如腐草螢衰幾何然而不禁予躬之從祿登其中猶有未忘者歟宋書謂或之文義雖不及炳而真潛過之此便知門內之情有徑庭之別矣

劉凝之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州三禮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遺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有人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

已敗今家中覔新者備君也此人後因中得所失屐
送還之不肯復取元嘉初徵爲祕書郎不就臨川王
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
首稱僕不修民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
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顒
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荊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餒
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
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
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爲小屋居之采藥服食

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年五十九

庾仲雍荆州記曰、劉盛公枝江人、桓司空臨州、與上佐遊于霧溪、盛公詣市還、着練帩布裙、以杖荷屐與桓司空語、語畢負荷而去。

蘇東坡曰、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屐、即與之、此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又沈士麟亦爲鄰人認所著屐、士麟笑曰、是卿屐耶、即與之、鄰人得所失屐送還、士麟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當如士麟、不當如凝之也。

龔祈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從祖玄之、父黎人、並不、應徵辟、祈年十四、鄉黨舉為州迎西曹不、行謝璵臨州、命為王簿彭城王義康舉秀才除奉朝請臨川王義慶平西參軍皆不就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荊楚仙人也衡陽王義季臨荊州發教以祈及劉凝之師覺授不應徵召辟其三子祈又徵太子舍人不起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元嘉十七年卒時年四十二

聖楷曰獨往之人皆負介性高尚之士多在蓬余若所以垂髫而即放情江海取適丘樊即三世幽貞未有過也况賦詩不及時事又何其善于處潛世哉乃日月之東遷爾折軸登碧㵎清濯亦復爲造物所忌耶

郭希林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州主簿、秀才、衛參軍、並不就、元嘉初吏部尚書王敬弘、舉王弘之、爲太子庶子、希林爲著作佐郎、後又徵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十年卒、時年四十七、子蒙亦隱居不仕、泰始中、郢州刺史蔡興宗辟爲主簿不就、

王弘之傳曰從兄王敬弘、爲吏部尚書、奏前員外散騎常侍瑯琊王弘之恬漠丘園放心居逸前衛

將軍參軍武昌郭希林素履純潔嗣徽前武延賢
壞聖朝未蒙表儲玄加旌聘賁于丘園
聖揩按王弘之曾爲琅瑘王中軍參軍遷司徒主
簿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爲烏程令辭以病還後累
徵不就郭希林未受一命而亦以前官稱何也此
必有誤

劉虬

劉虬字靈預、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虬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太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常服鹿皮袷、斷穀、餌术、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爲荊州、教辟虬爲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遣書禮請虬等、各修牋答、而不應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虬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虬答曰、虬四

節臥病。三時營灌。暢餘除於山澤。託蘇情於魚鳥。盤非專虞重恩。周邵宏施。虯進不研機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辯。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既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蓋之義。虯精信釋氏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虯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劉昭與虯同宗州辟祭酒從事不就隱居山中

竟陵王子良與內翀太守劉景翱書去冬因君與劉居士書今春得其逐价辭趣翩翩足有才藻實子雲之筆札元瑜之書記仲宣咨嗟彌用欽想此子舍真抱璞比謂雲霞背俗居幽寓歎林壑養忘南翔可與下寶爭價翰光梵服固同隨炤其明雖顏段之栖遲偃仰揚鄭之寂漠恬淡取之若人信可同日而語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謐敦悅九部研味三乘在家菩薩行之而不難白衣居士即之而方易逝將燭昏難於慧炬拯淪溺於法橋嗣響

嘐之習風鏡貞林之絕影僕棲尚既同情契彌至
而悠悠京苑間以江山假復神通遠邇實交歡暱
嘐得寓析深襟辨明幽音迹生滅之中談究真俗
之諦義故重有別書招來幾邑居問道之次其爲
敎請此蘭山桂水既足逍遙儒侶玄宗復多朋徃
非以一爵相加豈其雄藩爲分直閣投誠素應必
能玄了脫悠爾來儀想特加資遣也
梁裴子野劉虯碑曰愛川嶽之英靈有清明之淑
性澹乎若深泉之靜嶠乎若寒霜之潔千仞不足

議其高萬頃不足傳其量在其幼也孝敬淳深實
乎幽顯臚乎墓所高鳥獸去之墟里賴焉樵蘇無
犯及其長也捧檄勤客游遊下邑甘露零於豐草
蒲密至於將雍有以見賢人之行動天地感鬼神
疾乎影響如斯之美者矣夫聲名籍甚羣公倒席
鬱室林泉西流傍隴咫尺捌衡表裏巫夢樹蕙滋
蘭蕪沒庭戸平疇翠繳千里極目信物外之神區
幽居之勝境嘗許予將謂太丘道廣廣則不周仲
稟性峻峻則少納峻而納廣而周君於二陳折其

中矣、其所修孔氏之學、則儒者師之、所明釋氏之教、則淨行傳之、所著文集、則辭人錄之、銘曰、淵淵江漢、寶紀南國、篤生君士、高明柔克、峩峩其道、巍巍其德、曰仁曰義、惟民惟則、築室皇壤、考槃鄂郭、坐臥山樊、嘯歌林藪、覯致廿音、躬餐上藥、優哉游哉、且以行樂、九丘八索、百家羣史、西河疑聖、萊陰成市、悠哉淵夢、逖矣江濆、輜軿結轍、羔鴈成羣、監觀令範、式如金玉、君之徽猷、誰其與屬、嗟耆彼耆、遵揚寶錄、

庾易

庾易字幼簡、其先新野人、徙居江陵、祖玫、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爲驃騎參軍、不就、臨川王映臨州、獨重易、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歲鮮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復徵爲

司徒王源不就卒

聖措按南史安西長史袁彖贈易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研向彖牙簾拜贈詩云白日清明青雲遠亮昔聞巢許今覩高尚故易報之如此蕭子顯高逸傳不載似誤

宗測

宗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宋微士炳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靜退不樂人閑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實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徵爲參軍測答府召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柏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爲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

老至而令贊已自登容謀慮責有限焦慕島哉承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謂尚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官在京師知父此音便求祿養還為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齎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遺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

子黎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己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尚書令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虯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刺史隨王子隆至鎮遣別駕宗哲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為司徒主簿不就卒測著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

寺佛影臺皆爲妙作頗好音律善易老繪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又嘗遊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文亦好山澤與劉虯俱以驃騎記室不仕宋末刺史武陵王碑贊府豫章王碑別駕並不就永明中與劉虯同徵爲通直郎和帝中興初又徵爲諮議並不就壽終

唐馮贄記事珠曰宗測春遊山谷見奇花異草則係于帶上歸而圖其形狀名聚芳圖百花帶人多效之

黃庭堅書小宗香曰南陽宗少文嘉遯江湖之閒援琴作金石弄遠山皆與之同聲其文獻足以配古人孫茂深亦有祖風當時貴人欲與之游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掛壁觀之聞茂深閉閣焚香作此香饋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聖譜曰常疑宗茂深待魚復侯爲已甚及閱武十七王列傳魚復侯子響勇力絕人關弓四斛力數在閤池中帳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鎮荊州日

所爲多不法率以謀叛伏誅乃知高士非好爲絕
人之行交際嫌疑固不可以眛眛也

洞庭老父

洞庭老父、不知何許人、皐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小漁舟過其傍、因呼問有魚否、應曰無魚、有詩、遞音曰、願聞一篇可乎、老人鼓枻、徐去高吟一絕云、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欲邀致之、不可得矣、

罷鬍曰、君山父老聞吟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湖水深、日暮忽却巴陵道、此猶是遁世高蹈語、若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

明妝豹箭便將冊世用世人熱心冷眼一齊喚醒

然不讀黃者亦不知此語之妙洞庭之上君山之

阿伊何人哉

唐節

唐節零陵人嘗爲瀧水令去官家於瀧下三十里自號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遊之遞者元次山愛其水石爲作宅銘曰瀧山未盡瀧水猶唆忽見淵洞丹崖千仞礀礀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船離上釣車不知幾筆爲其四墉竹幽石磴泉飛戶中惟石臨淵礀礀石巔何得石巔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翁亦悅許世俗嘗事阻入心情徘徊崖下遂刻此銘

聖楷按丹崖翁宅在零陵縣南百里其崖在道姬丹唐永泰中元結刺道州路出崖下見節甚重之因爲作銘

楚寶列女論次

喬木珮聲游于江漢蒼梧煙色半是瀟湘是以錯薪刈楚游女鮮求蕙帶荷衣美人多怨翠竹何情九點疑雲長是淚暮花欲落一川郴水不成流望鄉墟而思配誰招荊武之魂念樊塚以求賢莫葬王孫之櫬乃有輕生鹽質齒劍如隨薄命紅顏捐生靡顧或采巷閑而吳兵頓郢或漸臺圯而使者不來或赤舄夾日而踐附社之心或白璧及門而矢松楸之志或狂沙雨酢雙花萎璺或岳陽樓下五字流香豈非糾敵

番天借箸難再臨危許死隔代相望乎至若負戴相隨于泉石縞綦不羨夫雲荼解毛遺救之貞風烈節種摘之峻節何止棲隱偕老實有明哲兼徹者矣又若盛年慘不青樓晚烈偏高彤管草迷青冢胡漢何分烽烈黑狼雌雄遂混揮金愧馬誓死殉秦憐才念舊代有逸女斯亦蛾眉之奇績南國之香荃也君子痛其遭遇不齊國史表其徽美則一技併採綴焉惟夫淫如夏姬妬若鄭袖是名妖孽汙我佳麗姑存殘注之末以爲好色者戒云撰列女第十七凡一卷

列女一

曾氏　殖孝婦

楚寶列女論次終

楚寶卷二十九

明　緊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莊天柱較訂

列女

鄧曼

鄧曼楚武王夫人也、鄧國之女曼姓、武王四十二年、命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王曰、必濟師、王辭焉、入告夫人

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王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果大敗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以聽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五十一年

三月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

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令尹鬬祈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左貴嬪芬贊曰天道惡盈極數則微邈哉鄧曼心映禍機覩兆歎亾考德知衰賢智卓殊邈哉難追

鍾伯敬史懷曰鄧曼何等婦人也天人理數出其口中蕩王心三字靈光刿刿說出鬼神體物之理

又曰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此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說已先孟子看出矣然高識聖楷曰楚武王熊通弑蚡冒子奪其位又劫周室以求尊號憑凌小國在卜年其無天道甚矣鄧曼從旁代爲怵惕若惟恐不終厥位曰告諸天之不假易曰盈而蕩天之道也燗然如鬼神相向卒之荒谷之縊構木之薨君若臣一如所料此豈僅僅才智婦人所能及哉且軍旅大事也武王傑王也每事輒入告之必其平昔令德有折服之者矣

息嬀

息嬀者、楚文王之夫人也、初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十年、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文王卒、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于其宮側而振

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
尹不尋諸仇讐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
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於是以車
六百乘伐鄭

史懷曰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
言令尹子元欲蠱之而泣情辭俱厲可謂有至性
有高識矣但欠息侯一死死之難也李陵之降虜
也揚雄之爲莽大夫也息嬀哉

聖楷曰楚文王在位十五年卒十年以息嬀歸生

堵敖及成王而堵敖立三年卒成王立六年皆幼穉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此定是息嬀無疑也蓋息嬀入楚前後止得十四年色尚未衰故令尹蠱之左傳又曰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不知此時息夫人在何處大抵息嬀之不言與泣同一機巧尤物惑人喪身亡國至死不悟此足戒也王維息夫人詩曰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註解唐詩者引列女傳其事近俚乃後人僞撰非劉向書

也。當從左氏爲正。又劉長卿桃花夫人廟詩。門寂寞應千載。桃花想一枝。路人看古木。江月向空祠。雲雨飛何處。山川是舊時。獨憐春草色。猶似憶佳期。按楚志。桃花夫人即息夫人也。廟在漢陽縣後龜山桃花洞前。

樊姬

樊姬楚莊王夫人王好獵姬數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二年王感之而勤政事一日王罷朝晏姬問其故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姬曰賢相爲誰王曰爲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爲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爲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

介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
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力焉
張九齡樊妃冢詩序曰郢州西北有大古冢數十
觀其封域多是楚時諸王而年代久遠不復可識
唯直西有樊妃冢因後人爲植松梧故行路盡知
之詩曰蘋藻生南澗蕙蘭秀中林嘉名有所在芳
氣無幽深楚子初逞志樊姬嘗獻箴能令更擇士
非直罷從禽舊國皆湮滅先生亦莫尋唯傳賢媛
隴猶結後人心寥落山川意蕭疎松栢陰破墻時

直上荒徑或斜倚恵問終不絕風流獨至今千春
思婦寃黃鳥夜哀音
張說登九里臺是樊姬墓詩曰楚國所以霸樊姬
有力焉不懷沈尹祿誰請叔敖賢蕭化淋棲在孤
墳獨歸絡北分陽臺所向識郢城阡漠漠潛宮樹
蒼蒼雲夢田登高形勝出訪古令名傳自我來藉
守因君撫遺茶詩昔將變俗綿續怨爾年志闕三
折後愁值二毛前佇立帝京路遙心寄此篇

北郭先生婦

北郭先生婦者楚莊王使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聖嵇曰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

輕道我負予戴北郭先生與其婦益謀之久矣借
箕箒之言以郑楚使不過枕黠隱士家風列禦滄
之妻捐心辟粟亦是此意擬此皆文人之窮言進
然世間失行男子多半為室家不能安貧賤不
定遭所驅迫故北門之歎猶是賢人東郭之乞狗
蕊不如矣可勝歎哉

伯嬴

伯嬴者楚平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戰于柏莒吳勝楚遂入至郢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男女不親授受坐不同席食不同器殊椸枷異巾櫛所以防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爲仁失可復以義義

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亾興焉夫造亂亾之端諸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亾之欲犯誅絕之罪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一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為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于君乎吳王慙遂退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

聖楷曰春秋庚辰吳入郢穀梁傳曰何以謂之吳

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嗟乎伯嬴者楚太子建所聘之秦女也當其失身楚平之日與衛宣齊姜同一隱忍乃獨能皎皎末路如此楚國之復豈待秦庭七日之哭哉吳爲不道故終併入下楚耶

貞姜

貞姜。楚昭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號之曰貞姜。

西涯樂府曰。漸臺水深幾許。使者來。誰遣汝。不見君王符。空傳君王語。漸臺水行宮不可度。妾死猶

守丘君行在何處平生委質身爲君此時重信輕妾身君不還妾當死臺高高水瀰瀰

漸臺考

聖楷按三輔黃圖云漢漸臺在未央宮太液池中高十丈漸浸也言爲池水所漸又一說漸臺星名法星以爲臺名今觀江水大至則臺旁當是築臺于江上耳從漸浸之義爲長

越姬

越姬者楚昭王妃也、王遊附社之臺、望雲夢而樂、語其二姬曰、吾與子生同樂、死同歷矣、蔡姬許諾、越姬不可、曰、昔先君莊王隱于樂、三年而改之、以勤卒霸天下、妾以君王將法諸、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之取婢子也、未嘗約以死、妾不敢聞命、楚子曰善、而終變蔡姬、久之、楚子救陳、病于師、越姬聞之曰、昔王要妾以死、妾非難于死也、懼苟死成君之過也、然心既許之矣、妾附之、信者不自負其心、遂自殺

王讓位于三弟而號三弟曰母信者子必仁乃迎越姬之子章而立之是爲惠王

聖楷曰文獻通考云唐天寶七載祠烈女一十四人有楚莊樊姬楚昭王女按昭王女書傳未載當是越姬字訛作女耳又皆置祠富水驛當亦今承天府昭王徙都于鄀在今宜城縣遠不相涉不知何所據大抵訛傳之事出自朝廷者更多蓋秦行虔文故耳

季芈

季芈、楚昭王妹也、吳兵入郢、楚子、取、其、妹、季、芈、以、出、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王復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吳師退、昭王復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王乃以鍾建爲樂尹、妻、之、

聖揆曰、權、非、女、子、所、能、用、也。况、以、之、金、節、乎。且、權。以。死。節。易。權。以。保。身。難。若季芈者、其、志、潔、而不可、汙。其、辭、婉、而、不、可、奪。其、能、處、亂、而、行、權、矣。五代時

有王凝妻李氏其夫卒于官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幷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嗟乎李氏之侍可斷即知李非之身不可再負矣

老萊子妻

老萊子妻者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駕至其門當萊子織畚而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萊子曰諾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爲人所制也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從之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解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

聖楷曰老萊子著書接輿狂歌皆有心用世人也

至衰不可為時不可出亦浩然長往不貸菽聽命
于婦人哉然非此二婦不足以成其高又列女傳
云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
采斒斕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爲兒啼或弄
雛鳥於親側今以其年計之隱蒙山時二親已殁
老萊夫婦近八九十歲矣猶唱隨依媚若此豈太
史公所謂修道而養壽者然耶

接輿妻

接輿妻者楚狂接輿之妻也接輿躬耕以爲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以高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曰曾許之乎接輿曰富貴人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爲食親績

以爲衣食俛衣燠擾養而勤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
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樓與曰吾
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
如去之遂變易姓名而去莫知所之

左貴嬪芬讚曰樓與高潔懷道行謠妻亦冰清同
味玄昭遺俗榮澤志遠神遂周子理楷亦贊之
曰樓與夫婦一狂一獨其樂只且何貴何賤楚國
雖大禍重福輕笑而不答携手同行

白貞姬

白貞姬者楚白勝之妻也白公早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使大夫操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因以輜軿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辭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箒今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汙也見利忘死者貪也貪汙之人王何以爲哉吳王賢其守節而有義號曰楚貞姬

聖楷曰太史遷云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若其功謀亦不可勝道。爲其均復父讐也。若貞姬守義不嫁。而辭氣凜然。殆有王孫彌綸之風乎。

子發母

子發母者、楚將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下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幷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不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客有獻享酒一器、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一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分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子爲將、士卒幷分菽粒而

食之于獨朝夕芻豢粱黍。何也。夫使人入於苑囿而自康樂於其上。雖得勝。非所貴也。予非吾予也。無入吾門。子發謝其母。請罪良久。然後赦之。納以入門。

聖楷曰。子發母與趙括之母。同一明哲。然括母能料其敗。而子發之母勝。非所貴。其慮尤遠。戰國時如趙威后。齊君王后。皆具有過人膽識。豎妾婦二字。未易許儀秦輩也。

女嬃

女嬃屈原姊也。屈原作離騷。述其言曰。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亾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袁崧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諭。令自寛鄉人冀其見從。因名其鄉曰姊歸。其地有女嬃廟擣衣石猶存。

聖楷曰屈原放逐。本非得已。女嬃戒之以鮌。欲其

保身事君自是骨肉至情豈有他意且原滿腹不平乍歌乍泣入耳皆成拂亂亦非真怨其辭之不察而詈予也說騷者謂女嬃詈原以不與衆合不承君意何異癡人說夢

王昭君

昭君字嬙南郡秭歸人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于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辭歸成帝勑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于閼氏焉

前漢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號寧胡閼氏生一男呼韓邪死後單于復株累復妻王昭君生二女至平帝時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于前乃風單于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賞賜之甚厚

王昭君怨詩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于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上遊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志念抑沈不得頡頏雖得委

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來往變常翩翩之鶩遠集西羌高山峩峩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

工皆棄市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衕馬衆勢人形不逮延壽下杜陽望樊育尤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石崇王明君詞敘曰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于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敘之于紙云爾

按今畫昭君作自抱

琵琶者亦非

聖楷曰昭君事前後漢書載之甚詳琴操乃云昭君有子曰世違立爲單于欲妻其母昭君昭君不從乃吞藥自殺不知琴操從何得此悖妄之說按漢書昭君子名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未嘗繼爲單于且胡俗妻異母耳安有昭君本生之子復妻昭君之事琴操原係僞書附不足責獨怪古今文士大都史書置之不信而承謬小說家亦坐其腹中疎漏乎

昭君村考

杜甫詠懷古跡詩曰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黄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按一統志昭君村在荆州府歸州東北四十里蘇軾亦有昭君村詩云昭君本楚人艶色照江水是也張泌粧樓記曰明妃姊歸人臨水而居恒於溪中盥水溪水盡香今名香溪

昭君墓考

歸州圖經曰、昭君死葬胡中、地、多、白、草、惟、昭、君、塚、上、獨、青、故、名、青、塚。按一統志、昭君墓在大同府、古、豐、州、西、六、十、里、其地爲縣、廢、任牧之所、聖稽嘗。有艷聲古意詞、其。一。王。昭。君。云、士求知巳、女求容。顧影裴徊別漢宮。青。草。自。留。春。作。塚。紅。顏。未、必、畫、能、工。恨深、交、命、從、來、薄。感。到。君。恩。異。域。同。但、使、單、于、長、繫、闕。不、煩、公、王、更、和、戎。頗、得、詩、入、之、意、

李衡妻

李衡妻字英習襄陽人初衡爲吳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恐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于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無所出妻曰琅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于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

之累得懲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衞每欲治家
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
種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我治家故窮如是
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
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
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
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
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
何為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

聚中、其、宅、上、枯、樹、猶、在、

史懷曰、李衡以卒家子、繇才能、爲丹陽太守、以法繩孫休、妻習氏諫、不聽、休立、衡欲奔魏、妻勸衡自因、表列前失、此、脩、相、如、所、以、教、繆、賢、也。識何減許允婦乎。衡果得免、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若衡妻者、亦可謂處亂世、工於自全者矣。

橘洲考

按李衡種柑橘處、在龍陽縣、西五十里、其洲長二十里、謂之氾洲、亦謂之柑洲、非長沙橘洲也、長沙

橘洲在長沙縣西四十里上多美橘或曰即今與
馬洲也馬殷王長沙時改名

尹虞二女

尹虞二女長沙人也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弢戰敗二女爲弢所獲並有國色弢將妻之女曰我父二千石終不能爲賊婦有死而已弢並害之

聖楷曰杜弢初爲長沙醴陵令因巴蜀流人之亂遂自稱湘州刺史攻破郡縣是時始興太守乃嚴佐也亦率衆攻弢爲弢所敗故吏稱尹虞前任始興起兵討弢者當是與長沙太守崔敷等同倡義被害耳然其事非二女之貞烈亦竟不傳矣嗟乎

尋。未。開。帷。罕。林。風。節。虧。閑。爽。操。相。趨。成。俗。三。月。歌。胡。惟。見。爭。新。之。佈。一。朝。蘇。濮。曾。微。戀。舊。之。情。祭。誦

此語。爲也慚憤。坎。得。若。孫。之。王。昔。此。二。女。配。食。湘。靈。

丁貴嬪

丁貴嬪諱令光、其初譙國人、祖父從官襄陽、因居沔北五女村。寓于劉惠明廡下、貴嬪生于樊城、初生有神光之異、紫氣滿室、故以光爲名、相者云當大貴、少時與鄰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貴嬪弗之覺也。鄉人魏益德將聘之、未及成而武帝鎮樊城、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擭絖、則貴嬪也。又丁氏因人以相者言聞之于帝、帝賜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貴嬪生而有赤痣在左臂、療之不滅、又體多

疵子至是經何延失所在德后酷忌遇貴嬪無道使
日舂五斛舂每中程若有功者被遇雖嚴旋小心祇
敬帶下供養經案側琴瑟若見神人心獨異之天監
元年有司奏爲貴人居顯陽殿貴嬪性仁恕及居宮
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飾服御珍麗未嘗
爲親戚私謁及武帝弘佛教貴嬪長進蔬膳受戒日
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帝所立義皆得其旨趣
尤精淨名經普通七年薨謚曰穆年四十二簡文即
位追崇曰穆太后

聖楷按南史貴嬪所事德后即郗氏夫人也生有赤光炤室器物盡明家人怪之后幼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女工無不閑習武帝聘之生三女長玉姚次玉婉次玉環武帝為雍州刺史殂于襄陽官舍年三十二性酷妬忌及終化為龍入于後宮通夢于帝或見形光彩炤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于露井上為殿衣服委積常置銀轆轤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今梁皇懺法傳所載不同然亦不可謂無所本也

文選樓考

襄沔記稱襄陽城內刺史宅有高齋梁昭明太子於此齋造文選故襄陽有文選樓按丁貴嬪生三男長昭明太子統次太宗簡文帝綱次廬陵威王續昭明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梁書云武帝義師起昭明太子始誕育因晉貴嬪與昭明在州城京邑平乃還京師即立爲太子何嘗出督襄陽今襄陽文選樓或本其所生之地以爲樓則可若文選乃東宮所編次於襄陽無關也

衛敬瑜妻

衛敬瑜妻王氏。襄陽霸城王整之姊也。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手爲亾墳。種樹數百株。墓前柏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作詩曰。墓前一株柏。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頹城何足奇。所住戶有燕窩。常雙飛來去。一日雄燕爲鷙鳥所傷。女感其雌偏栖。乃以縷繫足曰。新春復來。爲吾侶也。易歲燕果復來。猶帶前縷。女復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

既重不忍復雙飛凡六七年王氏病卒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王氏死矣墳在內郭燕遂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明人見王氏與燕同遊漢水之濱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于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閭又表于臺

聖揩曰女奇絕更奇始知一切衆生從本以來展轉因緣常為六親非虛語也由此推之蛇蝎豺狼亦是好人第經節烈如王京以感動之耳王小字王京見燕女墳記但又作媚燕女不知何據

木蘭

木蘭姓朱氏。楚黃民家女也。代父戍邊十二年。人不知其爲女子。旣歸人爲賦詩云。促織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耶名。阿耶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耶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馬鞭。旦辭耶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聲濺濺。旦辭

黄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彊。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耶孃聞女來。出郭扶相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姐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挂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

女郎雄兎脚僕走雌兎眼迷離雙兎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程泰之演繁露曰樂府有木蘭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爲作詩然不著何代入獨詩中有可汗大典兵語知其生世非隋卽唐也女子能爲許事其義且武在提縈上或若疑爲寓言然白樂天題木蘭花云怪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曾作女郎來又杜牧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

上視明妃歷存廟貌又曾作女郎則誠有其人矣亦與哉

路寄日札云木蘭乃朱氏女子代父從征黃陂人今黃州黃安縣即隋木蘭縣有木蘭山在黃陂縣北七十里上有將軍塚忠烈廟爲足以補樂府辭題之缺也

聖揩按焉元成大參有木蘭將軍贊又云蘭西漢時人從征十八年帝聞其孝詔納宮中蘭不從乃自經死帝驚憫贈將軍諡孝烈未知孰是

瑞卿

瑞卿者、長沙歌伎也、衡山歐陽彬、好學工詞賦、爲氏之、徙湖南也、彬見擯于樊知客、因而落魄街市、瑞卿、慕其才、遂延于家、瑞卿能歌、每歲武穆王生辰、必薦于筵上、時湖南自舊管七縣外、加武陵岳陽、是九州、彬乃作九州歌、以授瑞卿、使歌之、實欲感動武穆、既而竟不問、彬歎曰、天下分裂之際、斷徒行養晉、能自奮、我何貧苦至此耶、感慨何用兩獨鬭網將務、彬遂謀去、密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謁不遂、困於汝家、來寄

存倖色今以功名棄汝去癸瑞卿同君子爽不可謂無情一耳不以襲自滯刺愛而去爽誠異之家雖豐願分其半以貲將送彬因以瑞卿所贈盡將綱事求爲駕船僕夫綱吏許之倪至蜀遂獻擲鯉制天賦蜀王大悅擢孫清要領瓊州將武移已發其子希範繼亦因致書于希範敘疇昔人物之用拜報瑞卿迎皆老焉

聖楷挾歐陽彬字齊美博學能文常攜所著詣馬殷府求見掌客吏樊氏索賄彬恥之不與樊怒擲

名紙于地彬遐而爲詩曰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爲通因謀入蜀既至蜀王大悅擢居清要尋以爲嘉州刺史彬喜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識蕭任至左丞宰彬亦善小詞然不得瑞卿以憐其才則亦終湮沒焉耳故附見焉是時長沙妓女如小東以能詩得幸於馬氏後國入爲緫窮于京師里而入緫不知言及長沙宮中事必南望泣涕而後言又十國紀事曰楚馬希範少愛僧妓徐降真及嗣立號爲崔夫

人、嗟乎、天策府學士、食祿擔爵、非不貴顯一時、若以二女子視之、寍無愧巾幗耶。

義娼

義娼者長沙人、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少游坐鉤黨、南遷道長沙、訪焉、坐語間、顧見几上文、目曰秦學士詞、因取閱、皆已平日所作、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若何自得其詞、所以少游曰、若嘗遇秦學士乎、曰秦學士京師貴人也、爲得至此、使得見、雖爲之妾御、死亦何恨、少游察其語、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即我是也、以朝命貶黜來此、娼大驚喜、入謂母媼、有頃媼出、設位坐少游于堂、妓立階下、北面拜

且張蓮止少游宿酒一行輒歌少游詞一闋以侑之少游感其意留數日將別娼曰妾不肖之身以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又不敢從行恐以為累唯誓潔身以報別數年少游竟死于藤州一日晝寢驚泣曰吾適夢與秦學士別學士其殆乎亟遣僕覘之果然娼聞報遂衰絰以赴行數百里遇于旅館撫棺一慟而絕後人悲而弔之諡曰義娼

聚楷曰夷堅已志載潭州義倡事云常州教授鍾將之得其說于李結次山為作傳按秦將赴杭倅

時有姦邊朝寀既而以妨其學道割愛去之未幾羅黨禍豈復眷戀一倡女哉且如國史所書溫益知潭州當紹聖中逐臣在其巡內若范忠宣龔皆爲所侵侮鄒公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即時遣州郡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去幾於覆舟以是觀之豈肯容少游款昵累日此或文人好爲傳奇而姑借是以發其牢騷耶然而義娼已不朽矣

韓希孟

韓氏女字希孟、岳州巴陵人、韓魏公琦五世孫也、嫁爲襄陽賈尚書子瑀妻、少明慧、知讀書、善文章、宋開慶初、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爲卒所掠、將挾以獻其主帥、女知必不免、乘間赴水死。越三日、有得其屍於練裙帶題五言長句曰、宋未有天下、堅正臣禮秉、開國百戰功、攻陣惟雄整、及侍周幼主、臣心嘗炯炯、帝曰卿北伐、山戎今有警、死狗莫擊尾、此行當繫頸、即日辭陛行、盡敵心欲逞、陳橋忽兵變、不得守箕潁、

禪讓法堯舜民物頗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道馳驟
未改祖宗法天胡肆大膺細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
天果喪中原大似裂冠衽君誠不獨活臣寧無媿丙
失人焉得人垂戒嘗耿耿江南無謝安塞北有王猛
所以我馬來飛渡巴陵竟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舴艋
本期固封疆誰謂如畫餅烈火燎崑岡不辨金玉礦
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與尚書兒銜署紫薇省
直以才德合不棄宿瘤瘦初結合歡帶誓比日月炳
鶼鶼會雙飛比目原嘗並豈其金石堅化作桑榆景

旄頭勢正然蚩尤氣先孱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一方遭刼虜六族死俄頃退鷁落迅風孤鸞弔空影簪堅折白玉甁沉斷靑綆一死空冥冥憂心長炳炳姿堅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璉器安肯作溺皿志節匪轉石氣噎如吞鯁不作爝火然願爲死灰冷貪生念螄蛾乞憐羞虎穽借此淸江水葬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定作血面請顧魂化精衛塡海使成嶺此詩士大夫多稱道之死後三十餘年其英爽不昧復能托夢趙魏公孟頫爲書其詩云

兩山墨談曰、韓氏希孟、嫁爲賈尚書子瓊婦、元兵破岳州、韓被虜、以衣帛書一詩、自投于江而死、長興州判官沈思、安、嘗托劉元、薦者、丐趙松雪、爲書其詩、元薦諾而未言、一夕夢一婦人云、趣爲我求書、書麽、因大人君子之筆、發攄幽憤、松雪閱而異之、乃爲之寫一通、題於沈

聖楷楼犂客孫安撰賈烈婦祠碑云、烈婦死宋、距今已三百餘歳、卒無秩祀之者、憲皇帝時、岳州守李公某始請附祀孝烈靈妃廟、廟故並祀孝感

矦孝感侯者霧妃弟也頫斂爽弗稱至嘉靖戊子吉水蕭公其來守岳乃就洞庭之濱岳武穆廟右建祠專祀并石其詩祠中

附霧妃廟考

按泰武陵令羅君用因督鐵運溺死洞庭其女挐弟尋父尸不獲俱投水死邦人哀而祀之靈響浸著宋元豐間封其女爲孝烈霧妃弟爲孝感侯廟在巴陵縣南津港

徐君寶妻

徐君寶岳州人其妻某氏同韓希孟爲元兵所掠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計脫蓋某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殺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將即強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爲君婦未遲也君奚怒爲主者喜諾乃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飲泣題滿庭芳詞一闋于壁上書畢投大池中以死詞曰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鉤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

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淸平三百載
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
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繇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
陽樓

聖諧曰徐君寶妻與韓希孟同被元兵詞章悽婉
從容就死其志誠又同今岳州有賈烈婦祠而不
及下徐故是關典嗟乎蔡琰工詞厥身淪虜易安
博識李二所題以視君寶之妻何如哉此一辦香
當爲拈出

趙淮妾

趙淮妾長沙人也逸其姓名宋德祐中從淮戍銀樹埧淮兵敗俱執至瓜州元帥阿朮使淮招李庭芝淮佯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其尸江濱妾俘一軍校帳中乃解衣中金遺其左右且告之曰妾夙事趙運使今其死不葬妾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無憾矣軍校憐其言使數兵輿之江岸妾聚薪焚淮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

水而死

元全愚將正子山房隨筆曰趙靜齋淮被執于潔陽豊登莊至北府薛家廟云祖公有功王宝德澤沾及子孫今淮討窮被執誓以一死報君刀鋸置之不問萬折忠義嘗存急告先靈速引庶幾不辱家門即登棹船發至瓜洲被刑經有敢埋其屍者有一寵姬在焦僉省處此姬啟僉省云趙四知府今日已死矣妾元是他姬子望相公以妾之故許妾將屍焚化也是相公一段陰騭事焦許之乃作

一棺焚之、又啓枚骨撒之于水、亦從之、遂以祔盛骨殖到江邊、大慟投江而死、又聞其孫亨祭靜齋降筆云、生居四代將門家、不幸遭逢被虜挐死在瓜洲、瘞葬地幽魂夜夜到長沙、其兄冰壺滑自京口還金陵、兆兵至棄家而遁、南徙不返、蜑海旁山

上

聖楷日趙淮妾初錄之元史、及讀蔣正子隨筆所記、又與史大異、然其妾之死于兵刃倉卒之中、出全節殉身之智、俱有義夫志士所不能及者、澤之

士女亦何多俠烈哉

曹氏

于同祖妻曹氏、茶陵人、父德夫、教授湖湘間、同祖在諸生中、因以女妻焉、至正二十年、茶陵陷、曹氏聞婦女多被驅逐、謂其夫及子曰、是尚可全生乎。我義不辱身、以累汝也。顧舅年老、汝等善事之、遂自刎死。妾李氏、驚抱持之、不得、亦引刀自刎、絕而復蘇、曰、得從小君地下足矣、是夕死。

聖楷曰、元史稱元受命百餘年、女婦之能以行聞于朝者多矣、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殺以從之

者若曹氏義不察身死不累夫尤為皎皎者哉然葵李氏從小君於地下吏何其微烈也帝死生而易節萱樛木之所能仁抑亦琨玉秋霜有並質焉耳

趙孝婦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麤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櫬得櫬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治之櫬成置于家南鄰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櫬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為姑賣兒得櫬能為我救之者吝將奈何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為孝感所致

聖楷曰趙孝婦之能反風滅火者其精誠全在乎

昔。術織春始。蠶兒冶棺。絕。纓。求。善。於。婦。之。外。有以

格覓神而動天地也。如必爲善護報賣參一時古

有忠孝呼天。天。若。罔。聞。者。矣。悠悠之口。其何能自

信哉。故曰孝者民之行也。

楚寶方伎論次

蓺之至者陰陽而已矣惟聖人與陰陽通故能造其至而不泥其教發其端而不竟其說益惡夫蓺成而下犯陰陽之患而鮮精神之潔者歟今之卜筮醫巫天官音律相夢諸書後世所傳皆其淺淺者耳然一遇通人輙多玄妙況復弘道以濟時隱身以利物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由此觀之雖蓺亦道也述方伎第十八凡一卷

方伎一

司馬季主　蔡　倫　庾季才

庾　質　浮屠泓　兪　叟

沙門洪蘊　僧智緣　龐安時

張　康　萬玉山

楚寶方伎論次終